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六

起巳未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凡五年有奇

宋巳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常袞言於上曰

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二月

田承嗣卒以其姪悅為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

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李忠臣貪殘好色將

之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

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為眾所服因眾心怨怒

殺惠光而逐忠臣忠臣以李勉兼汴州刺史○夏五

月帝崩太子即位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宗

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羹不設鹽略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常袞性剛急為政苛

朝夕臨衮哭委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衮以為禮臣為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衮不能堪乃奏祐甫幸情變禮貶之

**貶常衮為潮州刺史以**

**崔祐甫同平章事**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

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衮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曷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衮為欺周賈為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而羣臣喪服竟用衮議胡氏曰祐甫強辯廢禮使其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行矣而卒從衮議豈非理有難奪乎○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賄賂公行及衮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

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司馬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樂工

無遺賢曠官之病矣

**留者悉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子儀以

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尊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李懷光為河中尹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渾瑊為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

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

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馴象出宮女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

珍禽奇獸惟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

無得上獻內莊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

在充軍儲先是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狃闖雞獵犬

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狃闖雞獵犬

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

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胡氏曰

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故禹放龍蛇周

公驅虎豹犀象夫象大而無用且又傷人受貢遠致

其害甚廣治道建屋儲糧衛送校人求索無所不至

其輕人而貴畜甚矣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

先王是也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代宗優寵宦官奉

可法也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

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

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

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

受范氏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蠹豈不

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而惟宦者之從至委以

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

於代宗矣何其明於知父而闇於知已乎昔者明王

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

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為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

使

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厮役得數千人教之

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塞險

以過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

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殺兵部侍郎黎幹幹狡險諛

為代州刺史委任之劉忠翼相親善忠翼恃寵貪縱或言二人嘗勸代宗

立獨孤貴妃子韓王迥者於是皆賜死胡氏曰黎幹

小人也當黜無疑而以諸以劉晏判度支先是劉晏

懇無實之言殺之則非矣

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滄掌關內河東

劔南上素聞混措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

通鑑綱目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四

五琦始推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摠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六月詔免滯聽詣三司使及

過登聞鼓詔天下冤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

者聽過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於是過鼓者甚眾裴諤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親之則安用吏立皇子五人為王○立皇

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第二人為王胡氏曰兄弟與已皆先人遺體非子所

之重下則不足以立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

待制○以白志貞為神策都知兵馬使王駕鶴典禁

行中外詔以為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恐其生

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

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

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

已慚服天下以為太秋七月朔日食○詔議省祖宗

諡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官壺始增祖

諡宗之諡玄宗末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

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

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睿宗曰聖

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

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

獨兵部侍郎袁愔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諡罷客省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

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未叙者亦寘其中

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

疎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叙毀元載馬璘劉忠

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翼之第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減

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罷榷酒胡氏曰先王善政後世鮮克遵

之以謂時異俗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謂彊兵足用不可既而有而棄之也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為出無侈靡妄費則貢助什一不啻足矣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榷酒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善矣既而牟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為善也

以張涉為右散騎常侍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

楊炎喬琳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

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詆諧無它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胡氏曰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退之節當是時可以為相者李泌頗真卿也祐甫舍之而引楊炎至於賜告廢務不上乞骸之請他人何責焉祐甫則不遺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代宗之世吐蕃數

沈既濟上選舉議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

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受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

趙守善政堂  
通鑑綱目卷四十四  
五

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換一刺史，則革矣。況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有情故，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胡氏曰：銓選年格之弊，天下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既濟之論，亦可採其甚弊矣。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亮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爲？政在人，人存政舉，其本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以曹王臯爲衡州刺史**  
初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果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爲衡州。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九月南詔王閣羅鳳死**  
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彊，恣爲淫侈。

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少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凡殺八萬餘人。

**葬元陵**  
初上詔山陵制度，務從優厚，刑部八九萬人。今欲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上優詔答之，及將發引，上見輜輶車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嶼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胡氏曰：古者大事必用卜，德宗不信陰陽家善矣。山陵取七月當矣，事集而發，不復擇日，則失之野曷若於其

月卜日之為

十一月喬琳罷

琳以衰老耳聾論議疎

庶於禮也

涉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

杜希全張光晟李建徽分知靈鹽綏銀鄜坊留後時

寧既出鎮不當更置留後

十二月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仍諷之使伺寧過失

詔財賦皆歸左藏

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

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

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蚕食其中蟠結

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

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

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

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

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

下詔從之炎以片言

晦日食○遣關播招撫湖南盜

賊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

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

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

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胡氏曰關播為楊綰所

薦宜亦君子人矣對德宗為政之問言亦大矣向使

德宗問以孰為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然而

已哉然播附盧杞而薦李元平則恐播徒能言之未

必知有道賢人之為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稱不以

庚申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歛之法曰租

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

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

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



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  
 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  
 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  
 悉省皆總於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  
 者以枉法論范氏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  
 始戒而終廢蓋禁暴之法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  
 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有罪奉  
 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罷轉運**  
**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初劉晏為吏部  
 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又典利  
 權衆頗疾之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  
 楊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茲事曖昧況已  
 更大赦不當復究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  
 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  
 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  
**二月**  
**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  
 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  
 萬令還農悅陽順命罷之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父

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以  
 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  
 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以段秀實為司農卿**  
 崔祐甫有疾多  
 任大政專以復恩讐為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炎  
 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  
 中使訪之涇原節度使段秀實秀實以為邊備尚虛  
 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為沮已徵秀實為司農卿  
 使李懷光兼涇原京兆尹嚴郢奏按朔方五城舊屯  
 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人功不及因致荒廢若力可  
 墾闢不俟浚渠今發人浚渠得不補費是虛畿  
 甸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既而渠竟不成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  
 下涇州為城具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  
 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  
 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  
 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  
 實或朱泚為帥  
**三月張涉坐賊放歸田里**  
**以韓洄**  
 詔以泚代懷光

判度支杜佑權江淮轉運使

楊炎罷度支轉運使既而省職久廢莫能振舉

天下錢穀無所

夏四月劉文喜據涇州作亂詔朱泚

李懷光討之

○上生日不受獻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

常賦之外為貢獻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

蕃遣使入貢五月復遣韋倫使吐蕃

其境稱新天子

出宮人放禽獸威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發使入貢且致賻贈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

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復遣

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楊炎以為非誠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諸將殺劉文喜以降

朱泚等圍文喜於涇州久不拔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

請赦文喜者不可勝紀上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必為陛下

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歸以告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賜予如故城中勢窮

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舉城李正巳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

正巳益懼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築奉天

城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難官之厄

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

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回紇頓莫賀殺登里可汗而自

立遣使冊命之

初回紇風土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

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

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

宗崩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頓莫賀諫不聽乘人

心之不欲南寇舉兵擊殺之而自立遣使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少尹源休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秋七月邵州賊帥王國良降

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果以其家富使

戍武岡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聚眾侵掠州縣討之不克及曹王臯為觀察使遣國良書曰我與將軍俱為京果所構我已為聖朝湔洗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降後悔無及國良疑未決臯乃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國良大驚趨出迎拜臯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眾復還農詔赦之

遙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

殺忠州刺史劉晏

荆南

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使度準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縊殺之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二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取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逆相望規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眾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

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絜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其句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

田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楊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人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胡氏曰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以服姦雄之心難矣又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納必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為先官多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中決之皆可法也夫晏之足國其功豈王鉷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不免於誅死何也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

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且八月振武留後張光史亦言眾頗疾之是必有說矣

**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

暴上即位命回紇使者突董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踐果稼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欲殺之奏曰回紇羣胡自相魚肉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之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突董執而鞭之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獨留二胡使歸國曰回紇謀襲據振武故先事**九月宣**

**政殿廊壞**將作奏十月魁岡未可修上曰但不冬十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即命修

**月貶薛邕為連山尉**大曆以前賦歛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秉政

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年上以宣歙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真寓發之貶連山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

薛邕繼以賊敗宦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賊至巨萬  
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  
知所倚仗矣范氏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  
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  
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周不  
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  
衆是以噎也**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使**中書舍人高參  
而廢食也**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使**請分遣諸沈訪  
求太后詔以睦王述為奉迎使諸沈四人為判官分  
道求之初高力士有養女嫠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  
或意其為沈太后請使者言狀上喜使宦官宮人驗  
視年狀頗同高氏辭實非太后驗視者疑之強迎入  
上陽宮上發宮女齋御物往供奉高氏心動乃自言  
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羣臣入賀詔有司草儀  
奉迎高氏弟承悅恐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  
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謂曰姑何自置身於此因  
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高氏乃曰吾為人所彊非已  
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復敢言皆不之  
罪曰吾寧受百**十一月詔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  
欺庶幾得之

**疾苦○始定公主見舅姑禮**先是公上下嫁者舅姑  
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  
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會上之從文妹  
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  
禮卒罷之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上郡縣主多不以  
時嫁有華髮者上悉嫁**是歲天下兵民之數**稅戶三  
之所齋之物必經心目  
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三千  
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

酉辛

**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

後李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  
誅諸將之難制者數十人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  
忠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  
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  
勇實臣特親愛之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卒孔目官  
胡震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匡喪詐為寶臣表請繼襲  
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  
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

悅乃與李正已各遣使請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  
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  
廷坐享富貴奈何無故為叛臣兵與以來逆亂者誰  
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  
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往謝之閉門不納竟以  
憂卒成德判官邵真泣諫惟岳曰先相公受國厚恩  
大夫遽欲負之此甚不可若執青魏使者送京師而  
討之則節鉞庶可得矣惟岳然之使其草奏長史畢  
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三十餘年奈何一旦棄之若  
朝廷未信而二道襲我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定州  
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為寶臣所  
忌稱病杜門至是往見惟岳曰天子聰明英武不欲  
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  
苟一戰不勝大將必有乘危伺便取爾以為功者且

先相公所殺大將以百數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  
乎又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天子必以為將何以當  
之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  
入朝乞留宿衛上必悅爾忠義不失榮祿不然大禍  
將至悔之何及惟岳等見其言切益惡之惟誠者惟  
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惟岳送之淄青而遣  
王它奴請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曰吾不  
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死正已悅皆不自安  
劉晏死正已等益懼相謂曰我輩豈得與劉晏比乎  
遂發兵萬人屯曹州悅亦完聚與崇義惟岳相應河  
南士民騷然驚駭詔以永平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  
妾不離側杞嘗往問候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  
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  
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已累表請  
晏罪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獨  
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羅杞  
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  
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真之

死地引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范氏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相杞而杞引更汴宋軍名延齡則其國政可知矣置相可不慎哉

**曰宣武**○發京西兵戍關東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

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壘不發上深歎美賜書賜書

**夏四月加梁崇義同平章事**崇義雖與正已等連結兵勢寡弱禮

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猶不免族誅吾歲久豐積何可往也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修武備上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不愧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加崇義同平章事

**五月增商稅為什一**以軍興故也

**田悅舉兵寇邢洛**田悅李正已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

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洛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任堅壁拒守悅召承嗣

舊將邢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作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悅不能用

**六月以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梁崇**

**義拒命詔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張著至襄

陽梁崇義不受詔命希烈督諸道兵討之揚炎諫曰希烈狼戾無親無功猶屈疆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荆南牙將吳少誠以取

**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

**原所在出兵李正已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崇**

**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

**忠武王郭子儀卒**

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

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

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

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

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七

壻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

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

常願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

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

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

終其將佐為各臣者甚衆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上不

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

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稱

其窮奢極欲愚切恐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秋七

人處富貴之所為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月安西北庭遣使詣闕詔賜李元忠爵寧塞郡王郭**

**昕武威郡王贈袁光庭工部尚書**

自吐蕃陷河隴伊西北庭節度使李

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

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自回紇中

來上嘉之皆賜爵郡王昕子儀弟也光庭天寶末為

伊州刺史吐蕃攻之累年不下糧竭兵盡自焚死昕

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贈官**楊炎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李希烈以久恠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

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

事平復用無傷也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於**

**臨洛大破之**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

甚苦匡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

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

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惟岳燧

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

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悅平盧節度

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亦解

**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李正已卒子納擅領軍務田悅求救於納及惟岳納  
及惟岳皆遣兵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  
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  
軍進屯鄆詔河陽節度使李芄將兵會之李納始奏  
請襲位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  
上不許

首京師○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

岳張孝忠將兵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  
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  
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  
舉易州以歸朝廷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  
使奉表詣關上悅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使孝忠  
德節度使孝忠德滔深相結

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

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  
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  
之上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  
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方

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期年軍府稍完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初蕭

廟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  
炎為柩立廟復直其地炎惡京兆尹嚴郾盧杞欲陷

炎引以為御史大夫先是炎有宅在東都賣以為官  
解郾按之以為有美利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

為律當奪官杞怒貶晉更召他吏議以為監主自盜  
當絞杞因言嵩廟地有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

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胡  
氏曰炎則有罪矣乃聽盧杞自盜之誣異志之譖遣

中使縊之則殺之不裕于太廟先是太祖既正東向

以其罪矣炎其服乎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徐州刺

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徐州刺

奉獻祖東向而饗之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徐州刺

正已之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  
乞領徐海沂觀察使且曰今海沂皆為李納所有洧  
與其刺史王涉馬萬通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  
功程先白張鎰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洧為招諭使

十一月永樂公主適田華上不欲違先志故也劉洽唐朝臣等

大破青魏兵於徐州

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

關告急智與善走不五日而至詔朔方大將唐朝臣將兵五千入與宣武劉洽神策兵馬使曲環滑州李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爭奮青魏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未多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青魏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

戊壬

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於洹水博洛州降

馬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度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令之曰賊至

則正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度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陳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弱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嬰城自守士卒不滿數千悅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為誓悉出府庫及斂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李納軍于濮陽為河南軍所逼奔還濮州徵兵於魏悅遣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其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璘臂而別璘與其副李瑤遂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璘父再春以博州降田昂以洛州降悅入城旬餘燧等始至攻之不克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

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李惟岳遣兵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掌書

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為表先遣弟惟簡入奏然後身自入朝使鄭誥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田悅聞之怒使人讓惟岳曰尚書舉兵正為大夫求旌節耳今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歸罪尚書以自雪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絕矣田華復勸之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斬之發兵圍東鹿未構惟岳疑之未忍殺也東鹿之戰使為前鋒武俊自念今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必殺已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誰却敵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武俊擊趙州又使其子士真將兵宿府中武俊既出謂衛常寧曰今幸出虎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終為朱滔所滅且天子有詔誅之中丞為衆所服倒戈以取之轉禍為福如反掌耳武俊以為然遂引兵還冀惟岳士真納之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拒違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

李納復陷海密○復權天下酒○定州降○二月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

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為恒冀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為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魏博既下朝廷必取恒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侑歸報又遣王郢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憤邑今又聞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朱司徒共相滅耳司徒不敢自保使郢等効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走月居卷三  
通鑑綱目卷四  
李納復陷海密○復權天下酒○定州降○二月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

胡氏曰武俊殺賊賞之宜矣乃吝節鉞削其二州又分其糧馬此則朝廷忽事之過也幽魏連衡而武俊不與之合則田氏先亡朱為之次不待逾年而決也惜哉事幾已至而應之失宜使李泌顏真卿李勉在朝而三月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劉洽攻李納至然邪三月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胡氏曰盧杞若不怒崔程則平盧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則田悅等喪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平矣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上遣中使發盧龍恒武俊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取温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遣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

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逼康日知武俊亦遣士真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怱以書諫滔曰司徒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務大衆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不聽滔恐張孝忠為後患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司徒遣人語孝忠曰惟岳負恩為逆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武俊最喜讎覆司徒勿忘鄙言雄復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怱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礮兵獨居疆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詒且將行士卒忽大亂誼諫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勅南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續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如且奉詔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歸部伍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

還深州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眾股栗  
乃復舉兵而南眾莫敢前却進取寧晉武俊將步騎  
萬五千取元氏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  
入見生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  
上悅以為恒冀團縛副使會武俊有異謀上遽遣華  
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  
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何遽自同  
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武俊奪其職遂與滔  
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人東  
討悅且拒滔等范氏曰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  
而終其天年此民之常性也豈樂為叛亂而沉其族  
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  
故姦雄得詭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為反逆之區  
然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  
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修政矣苟行仁政使  
民親其長愛其上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  
詐之哉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  
支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上從之判度  
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撈

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  
纔八十餘萬緡又括虜橐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  
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率遮宰  
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  
得免計并借商所獲纔二百萬緡人乞竭矣范氏曰  
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一海內  
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自虐其民暴斂之  
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  
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議  
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利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  
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  
亂此不可以不戒也胡氏曰善用兵者先富其民而  
實其府庫必不得已而舉猶當事不愆素役不淹時  
則已彘弓畔甲矣德宗誠有前平諸叛之志慎擇賢  
材置之輔相修明政事安養百姓待以十年諸鎮之  
守或死或老或付其子弟或歸於將佐其釁多矣然  
後出克美之財命智勇之將見可而進克之必矣乃  
眩聰明逞智術欲速成而失其序於是借商稅屋之  
事起而京塵矣

**洛州刺史田昂入朝** 李抱真馬燧數  
潰大駕蒙塵矣

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成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田昂請入朝遂奏以洛州隸抱真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胡氏曰喜怒者氣也不為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相為勝負者也純暴為氣則理幾亡化之為難馬燧聞李晟一言平積時之憾蓋其客氣不勝而理義本明也燧非知學者尚能如此可以為百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

以免因再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五月詔增稅錢**淮南節度使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義武軍**○以源休為光祿卿

道稅錢視此又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以易定滄州為**

子思邈等迎之頡子思邈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留五日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一善乎竟不得見可汗而還休有口辯盧

**六月李**

**懷光擊朱滔王武俊於愜山敗績**

出迎滔營於愜山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陳懷光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士觀豐懷光曰時不可失遂擊滔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取寶貨武俊引騎

道稅錢視此又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以易定滄州為**

子思邈等迎之頡子思邈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留五日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一善乎竟不得見可汗而還休有口辯盧

**六月李**

橫衝之懷光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燧等各收軍保壘滔堰水絕官軍糧道歸路深三尺餘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歸武俊以為不可許滔不從燧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縣以拒滔武俊由是恨滔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

**秋七月李晟救趙州**  
 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北略恒州

**冬十月以曹王臯為江西節度使**  
 臯至洪州悉集將將伊慎王鏐等擢為大將引許孟容等奉府慎嘗從李希烈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臯用慎恐之已患遺慎七屬甲詐為復書墜之坊上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慎會江賊入寇臯遣慎擊賊日慎擊破之以關播同平章事

**十一月加**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由是得免

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相引至此

鼻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

**陳少遊同平章事**

范氏曰少遊重斂以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

賞之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德山悅

滔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臣事之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千等共議以為如此則常為叛臣用兵無名使將吏無所依歸請與鄆州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滔等皆以為然乃自稱冀王為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築壇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依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不受嘔血死以衛常寧為內史監常寧謀殺武俊武俊殺之胡氏曰君子有言雖盜賊相聚禮樂未嘗亡必有統屬即禮也必相聽順即樂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顧為利欲所昏刑威所劫則淪胥以敗耳李子千之惡為叛臣豈非秉彜懿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惡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大爾苟能惡叛臣之實而見君臣之大義勸以順事朝廷勿得專土幸而見聽功孰與比不幸而斥而殺其忠義之節終古不泯方之不亦遠乎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李希

亥癸

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徙鎮許州遣  
 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假道之官勉  
 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  
 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迎希烈由是  
 東南轉輸者皆自蔡水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  
 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幽趙孤軍深入專仰  
 給於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  
 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  
 平者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奇之薦  
 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近許擢元平為別駕知  
 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  
 往應募繼遣其將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  
 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見希烈恐懼便液汚  
 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  
 取尉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  
 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  
 深高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恨之益  
 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

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  
 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  
 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  
 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  
 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又使人邀之  
 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勅以奉家廟撫諸孤而  
 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  
 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眾令退館而禮之欲遣  
 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以密啓白希烈  
 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  
 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  
 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  
 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  
 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  
 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  
 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  
 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  
 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  
 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范氏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

通鑑文選

通鑑文選

通鑑文選

通鑑文選



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  
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胡氏曰魯公清忠直道再  
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已矣年踰七  
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不相容  
之訴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

希烈二月克汝州○三月曹王臯敗李希烈兵斬其

將拔黃蘄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臯聲言西

兵隨戰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

山拔之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刺史

李希烈引兵

歸蔡州希烈遣其都虞候周曾等將兵三萬攻哥舒

便希烈知之襲曾等殺之其黨寇鄭州者聞之亦遁

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從

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胡氏曰周曾之計若成顏真

卿肯從之乎曰從之則何以異於羣叛真卿固不為

也亦將勸以荆南軍與李希烈戰敗績荆南節度使

張伯儀與希

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示

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言

夏

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志貞請諸嘗為節度

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

李晟圍清苑

朱滔救之晟軍大敗李晟謀取丞莫二州以絕幽魏

滔自將救之晟軍大敗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未還

魏橋遣宋端趣之言頗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

故叛君弃兒如脫屣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武俊

遣使者見滔謝之然以是益恨滔矣李抱真使參謀

賈林詣武俊詐降說之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登

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

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

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

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

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  
 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  
 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  
 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  
 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  
 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  
 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  
 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  
 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  
 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  
 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  
 近范氏曰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  
 務養民而先用武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  
 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胡氏曰稅間架墊陌錢其事至陋而禍甚速然其流  
 終不能絕也手實之法自室廬而及於釜盎狗雞不  
 甚於稅間架乎入官者以百為陌其出也留其二十  
 有三不甚於墊陌錢乎前世以此喪邦後世以此理

財謂人主可欺也豈秋七月遣禮部尚書李揆使吐  
 非孟子所謂民賊乎秋七月遣禮部尚書李揆使吐  
 蕃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  
 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  
 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故事  
 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揆乃行還

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  
 至鳳州卒

之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即位召為翰林  
 學士數問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

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  
 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

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敢自焚之災今兩  
 河淮西為叛亂者獨四五兇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

註誤失圖勢不得止者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  
 生豈願為惡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

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顛瘁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  
 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

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  
 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停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

起不居... 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  
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  
平漸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  
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帥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  
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抵之慮  
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大原之衆遠在山東神  
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覩邊未  
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  
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  
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  
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  
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  
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  
軍節將子弟明勅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  
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  
固矣上不能用范氏曰贊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  
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九月神  
君不得知苟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矣

策宣武兵襲許州敗於滬澗

時李勉遣其將唐漢臣  
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

神策將劉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八助心勉奏  
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自  
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  
二將狼狽而返李克誠伏兵邀之於滬澗殺傷太半  
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成  
危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身泚反據

長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度使姚令言  
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

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涇水詔京  
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餒衆怒蹶而覆之曰吾輩  
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  
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探甲張旗  
鼓譟還趣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  
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  
奪汝商貨餽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初白志貞募  
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  
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段秀實上  
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不聽至

通鑑綱目卷之六

是山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  
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  
文場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王公  
主不及從者什七八范氏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  
自左右常伯至于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令  
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  
桓南宮毛取干戈虎賁於伋以逆之周家以為天子  
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二  
諸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其臣  
訓諸御知義羣騶知禮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  
之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  
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  
義然後足以為固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  
不與君子德宗之後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  
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  
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  
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利器之尊國家之無  
法也○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  
廢處京師心常快快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  
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陽飯數七而過羣

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白志貞王綏陸贄等  
追及於咸陽賊登含元殿譙噪爭入府庫運金帛姚  
令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  
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  
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泚乘輿泚不悅源休以  
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為陳成敗引符命勸  
之僭逆上思彙道茂之言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  
繼至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檢校司空李忠臣  
太僕卿張光晟皆鬱鬱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蔣  
鎮皆為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又失兵柄意其必  
快快遣騎召之不納騎士逾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  
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  
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  
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上徵近  
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  
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  
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  
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  
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有備無患若泚  
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白志貞請

釋大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貽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此泚殺之

**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

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許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使海賓明禮陰結死士爲應旻至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流血灑地海賓不敢進而逸忠臣則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賓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胡氏曰秀實不死志將有所圖也然無濟理也則亟死爲正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

然恨其未盡吾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遊執羈勒以從人臣所當爲也秀實不知此而猶爲司農卿見幾不

敏惜哉何也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

朱泚鎰欲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楚琳嘗事朱

琳必爲泚厚行軍司馬齊映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

亂殺鎰上如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

曰鳳翔將李楚琳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

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鑿輿蹈不測之淵乎上

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亂乃止齊映

齊抗皆請奉天以映爲御史中丞抗爲朱泚僭號朱

侍御史楚琳自爲節度使降于朱泚朱泚僭號朱

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爲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立弟

趙府居敬堂

通鑑綱目卷之

三

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為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  
逆矣惜哉夫為忠為逆在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  
拒此不過畏死而卒不免然則其死也特臧獲婢妾  
之引決耳非能勇也士亦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  
視此哉李希烈陷襄城○以馮河清為涇原節度使  
石龍武將軍李勣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  
之召募數山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  
為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為判官姚況  
知州事河清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  
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殺右僕射崔寧上  
振詔以河清為節度使沉為司馬殺右僕射崔寧上  
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  
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虛把所惑以至於  
此因潛然出涕相聞之與王翊謀陷之會此下詔以  
寧為中書令翊詐為寧遺此書獻之相諧寧與此結  
盟約為內應故獨後至上遣李懷光帥眾赴長安遣  
中使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李懷光帥眾赴長安遣  
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勸哭懷光遂以蕭  
長安馬燧李芄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洛以蕭

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泚犯奉天詔韓遊瓌

渾瑊拒之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

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

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

夾攻之遊瓌曰賊疆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

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

天子也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

賊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遊瓌曰寺材皆乾

薪但具火以待之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

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  
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  
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刃之憂  
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下穆然  
疑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  
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  
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  
言歟臣又聞之天所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  
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上  
 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  
 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  
 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  
 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  
 多難而興邦今生亂亂失守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  
 其資理與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胡氏  
 曰陸公論羣臣之罪而以股肱耳目為首此指盧杞  
 而不斥其名也贊疏既上而懷光表至於是逐杞田  
 蓋贊之說明辨有理方之詆訐毀罵者其效優矣田  
**悅王武俊寇臨洛**復遣賈林說武俊共擊李抱真抱真  
 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  
 冀大傷且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  
 武俊乃辭悅北歸先是武俊召回紇兵至是回紇達  
 干將三千人至幽州滔因說之欲與俱取東都賈林  
 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其更興况主  
 上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  
 主以來輕蔑同列今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  
 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

夫本以忠義平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為滔所  
 誑誘故蹉跌至此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  
 亡則泚自破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  
 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  
 已晚矣武俊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  
 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  
 弟然猶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將軍高重捷與泚  
 外事滔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將軍高重捷與泚  
 梁山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  
 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  
 束蒲為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於城下歸其尸其母  
 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  
 敗獨日月十一月以韋臯為奉義軍節度使初泚鎮  
 之毋不坐十一月以韋臯為奉義軍節度使初泚鎮  
 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欲執留後韋臯以應泚事泄  
 帥衆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臯中丞玉謂  
 之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不受命  
 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狔耳雲光從之臯乃先納蘇玉  
 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  
 可入雲光易之輪甲兵而入臯伏甲誅之築壇盟將

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專上安能恤下宜相與  
討之遣兄平弁請奉天詔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  
節度使靈武鹽夏渭北諸將合兵入援遇賊潰歸靈武  
使節度使靈武鹽夏渭北諸將合兵入援遇賊潰歸靈武  
留後  
杜希全及鹽夏刺史戴休頰時常春渭北節度李建  
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  
渾瑊曰漠谷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且  
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  
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日斬  
乾陵松柏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  
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  
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上乃從杞策希全等果為賊  
所邀死傷甚衆四軍皆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移帳  
於乾陵下視城中范氏曰人君聽言以事驗之則羣  
臣忠邪賢不肖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  
翔必亂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反請遣大  
臣宣慰而吳淑沒又誤援軍奉天益危謀國乖刺如  
此其人可知矣德宗雖以公輔與復為相不旋踵而  
踈斥之杞則至死而猶以為賢自古李晟將兵入援  
臨禍難而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 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李晟聞上幸奉天引  
兵出飛狐道晝夜兼

行詔以為行營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  
盡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襦袴上  
為求之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  
每伺賊間夜繼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  
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公輩無罪宜早降  
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  
急而銳氣不衰范氏曰德宗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  
地而當未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  
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  
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  
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  
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李懷光以兵五萬人援至蒲城李晟亦自蒲津濟  
軍於東渭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  
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泚將何望之襲據華州  
潼關守將駱元光襲破之遂軍華州召募得萬餘人  
數破泚兵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節度使  
馬燧遣其司馬王權及子彙將兵五千人屯中渭橋



此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此以為憂乃急攻奉  
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懼渾  
城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韓  
游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  
檀縣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賊已有登城者上與  
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  
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  
論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  
雲梯輾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  
乃引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  
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蠟表間行至奉天值賊  
方攻城驅使填塹得間入城大喜城中歡聲如雷  
懷光亦敗泚兵於醴泉泚遂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  
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泚滑兵馬  
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  
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  
開金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泚至長安為  
城守之計不受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  
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  
暴歛焉范氏曰德宗因師出以為名多值貨利而不

知天下之不可欺也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及其  
失國反為盜資貨停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為  
利而以義為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李懷  
利蓋以此也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李懷  
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  
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  
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  
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  
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  
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共  
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  
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  
矣遂引兵行○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  
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陛  
下先行之於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陛  
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當變  
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  
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  
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  
惡也夫摠於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五  
唐紀八十五  
德宗皇帝  
三

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疏奏  
 旬日無所施行贊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  
 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  
 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  
 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  
 上也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  
 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  
 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  
 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  
 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  
 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以言為諱至者畏  
 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者畏  
 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  
 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  
 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不疑所以取名又  
 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取名又致患害  
 諫官論事例自矜銜歸過於朕所以自取名又致患害  
 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所以自取名又致患害  
 非倦於接納也贊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人

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  
 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之所謂失於誠信以  
 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  
 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於  
 已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  
 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  
 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為悔也夫仲虺  
 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  
 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為能  
 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日積也諫官  
 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  
 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  
 勿傳夫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  
 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處  
 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  
 有可行其辭而可畏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  
 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  
 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聘辯必勸

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  
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  
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  
下之畏慄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通於上則君疑而  
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  
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  
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  
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怨諫者  
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諫者有爵  
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  
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  
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  
用其言曹王臯遣使貢獻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  
壘繕甲兵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  
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  
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  
百萬將輸京師少遊悉奪之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  
守惟曹王臯數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為遠州  
遣使間道貢獻

司馬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果揚杞等罪惡衆論誼  
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為司馬范氏曰德

宗性與小人合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  
之七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之徒迫於危亡不

得已然後去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  
也胡氏曰慶賞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

不下移當賞不賞迫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迫於  
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於上而人畏愛之心他適矣

德宗保養巨姦瀕於危亡而不忍去及李懷光再三  
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等是為天子不能退姦而

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向使德  
宗早用陸贄之言自罷杞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自

而起以陸贄為考功郎中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  
哉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李希烈陷汴滑

州陳少遊叛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  
以城降賊勉上表請罪上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  
安待之如初希烈遂拔襄邑江淮大震少遊送款於

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希烈遣使結關播罷

甲

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

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巨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與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宜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干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

由昧省已遂用興我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

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

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

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

雖緣朱此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

如能効順亦與惟新朱此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

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

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

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百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先是上賊不足平也李希烈自恃兵強遂謀稱帝遣人問儀而猶未敢絕朱滔至是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李希烈僭號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

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  
 賁孫廣李緩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  
 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  
 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峰齋救如淮南壽  
 州刺史張建封執之腰斬以徇具奏少遊附賊之狀  
 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  
 少誠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建封遣其將賀蘭元  
 均守霍丘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斬黃欲斷江路曹  
 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擊破之希烈以夏口上  
 流使其將董侍襲鄂州刺史李兼出戰大破之以兼  
 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  
 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置瓊林大**  
**盈庫於行宮**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  
 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  
 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効匹夫之藏  
 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  
 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  
 身不私其欲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  
 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  
 所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

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  
 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  
 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  
 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  
 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胡氏曰  
 德宗以專欲致禍困而不喻惟貨是贖自古人君不  
 足用為善蓋鮮儷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之  
 義其誰能不起道光膠口之意哉烏乎贄可為人臣  
 之式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蕭復嘗言於  
 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  
 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  
 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  
 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  
 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  
 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  
 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多奏  
 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江淮宰相朝士  
 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意復悔行使之論奏卿知  
 復如何人其意安在贄上疏曰復痛自修勵慕為清

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願陛下明加辨詰若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上亦竟不復辨也胡氏曰蕭復請德宗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又以去留與帝為約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宦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宦官為一體也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為一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

納官爵

朱滔使人說田悅欲與共取大梁悅不欲行而朱滔忍絕滔召官屬議之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又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為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平生與同謀共功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況同盟乎不若陽許借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則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會武俊亦遣田秀馳見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且捨九葉

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八郎慎勿與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曰如約滔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入趙境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悅供承倍豐滔遣使見悅約與偕行悅曰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曰國兵新破將士不免凍餒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然悅不敢貳已令步騎五千從行供芻牧之役矣滔大怒即日遣兵攻宗城經城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帶器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滔分兵攻貝魏於是詔加田悅右僕射復以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李納為平盧節度使遣使發吐蕃兵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二月贈段秀實太尉謚忠烈

李希烈圍寧陵

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

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之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之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李晟還軍東

渭橋初李晟與劉德信俱屯東渭橋德信不受晟節  
 軍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  
 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  
 于咸陽西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  
 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  
 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為所併請移  
 軍東渭橋奏不下懷光欲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  
 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  
 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  
 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  
 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  
 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名故不敢進上  
 命贄諭懷光懷光竟不肯署尚結贊亦不進軍贄還  
 言賊泚勢窮援絕懷光乘勝芟剪易若摧枯而寇奔  
 不追師老不用每阻諸帥進取之謀若不漸思制持  
 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嘗以問懷光懷  
 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願因此勅下  
 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  
 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適陸贄迴云卿言許去遂允其

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  
 上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贄復奏曰  
 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  
 所患太彊不資旁助建徽惠元之眾附麗其營不相  
 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託言晟兵素少慮為  
 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  
 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  
 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上曰卿  
 所料極善然如此則懷光必更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  
 券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鈺等為洋利劔三州刺史  
 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撫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  
 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  
 謀益甚詔加懷光大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  
 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  
 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  
 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懷光  
 曰我不反欲蓄銳以俟時耳懷光又發卒城咸陽移  
 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

富貴而拔軍此來何邪懷光殺之懷光替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請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以食之皆曰義士也李懷光反帝奔梁州賊將幸梁州以刀斷其喉而去

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迎衛用誠為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詣梁州取震符召用誠還不受命則殺之遂去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俱用誠迎之勛與入驛出符示之用誠起走壯士自後擒之送震杖殺之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光又與韓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奏之上問策安出對曰懷光搃諸道兵故敢恃眾為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眾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如此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泚不足憂也上然之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鸞詣渾瑊自言城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守奉天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涇卒之亂兵部侍郎劉廼以病臥家朱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說之再往不從鎮乃歎曰鎮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獻歎而反廼聞上幸山南自投于床不食而卒喬琳從至盩厔稱病為僧泚召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多出仕泚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至盩厔相謂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帥眾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墮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甲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



慙慙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志平賊

權知軍府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

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扈萼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士卒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聞悅死遣馬寔攻魏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送款於滔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彊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

旋踵而至矣緒從之

李懷光奔河中

上之發奉天也遣使奉表詣行在

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襲之三令其衆衆不應皆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之問計於賓佐李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既而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且往河中俟春裝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聽爾俘掠衆遂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邠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相結舉兵殺昕胡氏曰張昕武人固不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說之當更語之曰李太尉能奏人以官不能以官予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為榮懷光背叛而

中丞與之兵是負國而黨賊也及今自拔脫身逆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為負哉如此則斯亦必了然矣。○會崔漢衡以吐蕃兵至矯詔遊瓌知軍府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頰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疆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呂鳴岳焚車駕至梁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州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陸贄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

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鉗鋒挑患竭筋力展勤効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上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又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達上意虛杞雖段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籍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鳳翔節度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

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

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唯在褒斜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上又問贄近有早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設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竒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攷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著然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

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夏四月以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晟家白口

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問立斬之以田緒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為魏博節度使○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渾瑊帥諸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姜公輔罷為左庶子上長

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姜公輔罷為左庶子上長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其

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  
 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  
 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  
 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假  
 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  
 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  
 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  
 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  
 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  
 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  
 子范氏曰人君擇賢以為相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  
 交修所不逮也故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世  
 宰相遂與諫臣分職人君得失責之諫者而相不預  
 焉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  
 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論涇原大將田  
 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河  
 田希鑒密與此通以賈耽為工部尚書先是耽為山  
 殺河清而附於泚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

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  
 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  
 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  
 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  
 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李

**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

魏州亦諭四旬皆不能下賈

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出  
 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  
 則張孝忠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  
 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  
 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其魏未下與昭義合  
 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變興反正諸將  
 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于南宮東  
 市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  
 請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口今日之  
 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  
 屬將士以雪讐耻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  
 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

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  
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  
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  
允死矣遂連營而進

###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六

###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七

起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五月凡十六年有奇  
盡庚辰唐德宗貞元十六年

####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亦自御袂衣至是鹽鐵判官王

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  
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  
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  
則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  
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  
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  
置五弩手有寇則叩舳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  
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滉為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吐蕃引兵歸國朱泚使  
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吐蕃引兵歸國田希鑒  
以金帛賂吐蕃渾瑊屢與約刻日取長安既而不至  
遂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  
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上奏曰吐蕃遷延觀望  
翻覆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

走不居... 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  
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  
功士卒恐陛下不卹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  
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  
財必盡為所掠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  
勢既分腹背無患賊戡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  
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  
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賊  
戾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贊  
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  
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  
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  
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鋒鏑  
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頃而定  
計於千里之外是以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  
之譏而下無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  
不自用乃能用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  
人惟陛下圖之  
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聞兩軍將至急召  
馬亮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

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棟之餽依營而  
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持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會寔  
軍至滔命明日日出戰寔請休息數日回紇達干見滔  
曰回紇受大王命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立効久矣  
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立効久矣  
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  
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  
居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及滔軍  
皆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夜焚  
營遁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恐范陽留守劉怦因  
敗圖已怦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時人多之胡氏曰  
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為之雖失小信  
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劉怦本諫朱滔母反而  
不見聽今當滔敗北當明君臣大義獎幸將士據險  
拒之舉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哉夫不薄人於險非  
所施於亂臣賊子也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  
耳  
**以程日華為滄州節度使**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  
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  
遣押牙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資以行軍士殺

之華素寬厚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涉滔境參軍李宇說華表請別為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知節度事賜名曰華令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大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悉留之武俊怒然以方拒官軍不能攻也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武俊喜復與交好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

降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謀人示之飲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孤刻期集於城下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繼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來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

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眾拔柵而入必演繼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光晟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晟斬泚黨李希倩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廼蔣沆等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簣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焚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謂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北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

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鑿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此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諸希鑿降此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此將梁庭芬射此墜阮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附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范氏曰不降詔而遣使是開其門而由戶出也

以李晟為人君苟不彊於為善諫之為益也少哉

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上發梁州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知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奠枕京

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胡氏曰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章絕矣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也說者乃貫之為一謂唐棣之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復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為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

文貞秋七月至鳳翔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伏誅○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歸款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慰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車駕還長安

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十賊後

貞元元年

道監國自來

道監國自來

道監國自來



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  
 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勲臣李晟為之首渾  
 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胡氏曰晟推功於下而引咎  
 歸己此固哲人之所為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而  
 追蹤汾也  
 陽也  
 屬目上問河中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  
 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  
 罪乃震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為張下所梟矣初  
 上發吐蕃來求地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此  
 誅吐蕃來求地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此  
 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  
 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  
 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謂一且  
 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報私  
 讐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  
 功之存衆議亦以  
 為然上遂不與之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李希  
 烈聞  
 希烈伏誅念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  
 物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

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  
 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邪遂縊殺之  
 以李晟  
 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李晟以涇州倚  
 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兼鳳  
 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  
 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晟  
 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遣

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上命渾瑊賂元光討懷  
 軍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戰不利時度  
 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  
 馬燧討李懷

光取晉慈隰州以渾瑊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  
 慈隰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  
 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

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奏請詔武俊與李抱  
 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  
 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使燧兼領之燧  
 表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  
 通鑑綱目卷四下  
 五  
 春

上嘉而許之遂遣使迎日朱滔上表待罪朱滔為王武俊所攻

殆不能軍冬十月詔給朔方行營冬衣度支以懷光所部將士同

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其別貯以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馬

燧取絳州○以竇文場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竇文場代之及還

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閏月李晟誅田希鑿

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鑿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

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鑿果請涇州希鑿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鑿

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鑿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

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

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鑿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

營諭以誅希鑿之意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劉洽克

汴州李希烈遣其將程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

誓眾歸國劉洽遣都虞侯劉昌與隴右節度使曲環

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

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請澄降汴州守將田懷

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章事

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為

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

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悉眾以授之卒

平大梁亦勉之功加韓滉同平章事議者或言滉聚也上乃命勉復位加韓滉同平章事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洵洵卿弗聞乎

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混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混乃為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觀令混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必章令臯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糧宜速致之臯至混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日即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韓混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混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混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混入貢無虛蕭復罷為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 左庶子

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

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詰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辭位范氏曰蕭復欲黜少遊賞韋臯此公議也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耶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疎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 是歲蝗大饑

丑乙

貞元元年春正月贈顏真卿司徒謚文忠○以盧杞

### 為灃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

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

杞三年壇權百揆失叙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儻加巨  
茲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  
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  
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  
則茲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  
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  
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  
失望何乃以杞為豐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  
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切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  
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胡氏曰德  
宗非能從諫者至是勉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  
將順之言是也而以為堯舜不逮則失言矣若曰乃  
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則可爾

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夏四

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  
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  
馬燧事泄懷光殺之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  
士而責之郢禰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刃之燧敗  
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破  
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

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懷光將閻晏欲爭之  
士卒指外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奈何以白刃  
相向乎語甚囂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  
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  
踰旬月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  
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  
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  
忽驚東倫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  
還之渾瑊既無所請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  
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  
赦其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疆弱  
必起窺覷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勳行  
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意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  
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  
米五百芻藁且盡陛下但勅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  
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馬燧入  
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  
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  
以曹王臯  
為荆南節度使淮西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六月

以韋臯為西川節度使○朱滔死以劉怦為幽州節

度使○秋七月陝號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

泌為都防禦轉運使陝號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

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

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得

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

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

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勅

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

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

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

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號饑故不授泌節

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

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

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

十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實佐

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

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

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

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

故句汝餘生汝為我齋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

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

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遣抱暉餘不

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大旱

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灞漚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

經費纒支七旬詔浮費冗食皆罷之

八月馬燧取

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馬燧與諸將

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

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

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屬徐謂之曰我自朝廷

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

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

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

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

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

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  
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  
矣軍城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  
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  
曰西城探甲矣又曰東城妮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  
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  
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璿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  
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  
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嘗能誅臣父而臣父足  
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  
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  
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  
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  
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  
欲全懷光誠惜璿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  
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況招  
之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  
貴也及懷光死璿亦自殺胡氏曰嗟乎李璿之死也  
知父非義說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  
得德宗旣欲全之則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

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  
光必使璿勿死而璿亦可以不死矣。朔方將牛名  
俊斷懷光首出降燧斬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出高  
郢李鄴於獄奏置幕下燧自辭行至是凡二十七  
駱元光以徐庭光辱已殺之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  
大怒曰庭光已降公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韓  
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  
其謂何燧乃捨之渾瑊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  
是分居加馬燧兼侍中○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  
討淮西兵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  
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  
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  
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  
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  
悔過降號聞者涕流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  
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  
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  
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

蓋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  
安之術若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  
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叛帥革面復  
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  
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  
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  
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  
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  
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  
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  
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  
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  
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  
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  
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以張延賞為左僕  
射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  
射賞怒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召延賞  
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  
胡氏曰西平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其任沈進

退宰相乎迹二人之隙正以成都營妓之故晟與延  
賞於是乎交失之矣然與其責人不若責已則晟之  
失為重而晟不知自反至於有隙又陳其過惡而尼  
其入相是克伐怨欲必行焉失而又夫其累德多矣  
蓋不待尚結贊之間而德宗猜心已萌處功名者可不慎乎  
九月盧龍節度使劉  
怱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劉從一罷○冬十二月  
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

寅丙

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

張正則為友以王在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  
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  
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租  
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  
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造  
與戶部侍郎元秀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韓滉奏論  
其過失罷之胡氏曰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  
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

通鑑綱目卷之七

通鑑綱目卷之七

七

何

名而少實也如此古人之修佐王之業者必始於格  
物致知意誠心正其心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已之道  
術不明君之邪僻不去  
而能成善治者未矣  
三月李泌開運道成  
津至三  
門鑿山開運道十八  
夏四月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  
烈以降以仙奇為節度使  
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  
感會有疾仙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  
家舉眾來降詔以為淮西節度使  
○秋七月陳仙

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  
少誠素狡險  
為李希烈所  
寵任故為之報仇胡氏曰陳仙奇為國殺賊賞以節  
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  
殺兆淮蔡之亂矣差之毫  
釐以曲環為陳許節度使  
許  
荒亂之餘戶口流散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  
簡賦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吐蕃入

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九月置十六衛上將軍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  
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  
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  
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  
不逾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  
圖吐蕃於是始有父戌之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  
相邊將効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緡帛寄於府庫而苦  
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  
未嘗有外叛內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  
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  
忘身徇利禍亂遂生勳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  
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  
復以賈耽為義成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李澄率其子  
也  
馬墨練視事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境上使人告諭  
之克寧乃不敢襲位玄佐即治也詔以耽鎮鄭滑克  
寧悉取軍資夜出軍士剽之殆盡淄青兵數千自行  
營歸過滑州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蓄兼兵  
之志請館其兵於城外耽曰奈何與人鄰道而野處  
其將士乎命館於城中耽時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



之悅服京城戒嚴吐蕃遊騎及好時京城戒嚴民間

不敢犯京城戒嚴傳言上復欲出幸齊映見上言曰

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

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

動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城敗之將驍勇三千伏於

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曳豹

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

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入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

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

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冬十月李晟遣兵拔吐蕃摧

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沙堡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似襲吐蕃摧沙

堡遇吐蕃與戰破之乘勝至堡下攻拔之斬其

將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

北去韓遊瓌遣將追之虜棄所掠而去十一月皇后

崩吐蕃陷鹽州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先是

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

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

泌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

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

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

者人以為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眾數月人膚色乃

復故范氏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

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

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

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於未亂

保邦於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滉遂入朝過汴

時劉玄佐未入朝滉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

喜為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父欲入朝

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文母垂白

不可使帥諸婦女往填宮也毋悲泣不自勝滉乃遺

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

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

十二月以韓滉兼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諸使之職行

安之崔造改法事多不集及元秀失職造遂憂懼成

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以滉

兼度支轉運等使吐蕃陷夏銀麟州○崔造罷○李

晟入朝工部侍郎張或李晟之婿也晟在鳳翔以女

延賞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

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

諸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

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

詰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胡氏曰延賞

固小人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

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繫與我和與不和夫豈不

取疑於人主乎他日延賞讒間如初然則曷若堅守

初議之為正歟

卯丁

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為其子請昏

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胷中矣非

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淮西戍兵自鄜州叛歸過陝李泌邀擊斬之陳仙奇

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仙奇密遣人召所遣

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騎四千自

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勅李泌發兵防遏泌遣

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

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

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

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陳

澗北燕子楚將兵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

賊眾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

崇獻法超帥眾趣長水子楚擊斬之潰兵得至蔡者

纔四十七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泌執崇獻等

六十餘人送京師詔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

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雋州

閣羅鳳愛重之其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異牟

尋為王以回為相號清平官雲南有眾數十萬吐蕃

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歛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

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

節度使韋臯招撫羣蠻異牟尋遣人因諸蠻求內

通鑑綱目卷之三

百

附臯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  
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貶齊映為**

**夔州刺史**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劉滋罷以柳渾同平章事**韓滉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

**崔澣使吐蕃**○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滉在二

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

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以上

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以上

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不許

**三月以李晟為太尉**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戍之退屯鳴沙羊馬多死糧

運不繼又聞李晟破摧沙堡渾城馬燧各舉兵臨之

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辞厚禮求和於馬

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

之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使晟及劉玄

佐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渾卒

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

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

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

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

君牙遂以君牙為鳳翔尹加晟太尉罷鎮晟在鳳翔

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

度曰此儒者事非勲德所宜也晟歛容曰司馬失言

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

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

密未嘗泄於人**夏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崔幹見尚結贊責

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耳公欲修好固所願也然渾

侍中信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之主盟遂遣瑊與盟于

清水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贊請盟于土梨樹

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初韓

自平涼言

混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玄佐亦贊成之至  
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由延賞罷李晟兵  
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  
閏月省州

縣官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以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誠繕兵完城欲

將楊冀謀逐之事泄少誠殺之上以襄鄧扼淮西衝

要以臯為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七州隸之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渾瑊之發長安也

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

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

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奏

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

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

陲備諸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

始命駱元光屯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

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

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

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

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瑊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

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

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

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

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

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  
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  
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  
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  
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  
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  
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  
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  
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李晟  
大宴園多竹或言晟伏兵其間謀因倉猝為變六月  
晟伐其竹上遣中使齎詔遺尚結贊不納而還  
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

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  
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  
姪弁謂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  
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  
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弁與宦官俱文珍  
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為司徒侍  
中張延賞慙懼謝病范氏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  
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  
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  
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  
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  
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  
矣  
**以李泌同平章事**  
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  
報讐言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  
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幸  
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  
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  
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  
衛之上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及恐中外之變復生

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  
自疑則天下未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  
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  
刑法委渾瑊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  
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  
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范氏  
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前治於一政  
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為而天下治後  
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己臣  
以為政在人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  
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  
任不專故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  
可以言治矣胡氏曰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  
存交修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  
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為  
要不以多員為善也夫聖王之法關盛衰必欲綱舉  
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而考慎其人而置左右丞  
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姦  
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宰相者  
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義廣求賢材

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通幽隱如此則以李自良為

河東節度使固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

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為得禮然復所省州縣官復所

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授之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

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

平且十倍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

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

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

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

出閣者不除府秋七月以李昇為詹事初張延賞與

官上皆從之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更韋上馬以至梁

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

昇私出入鄧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泌察

知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播東宮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

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以

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

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於是割

朔方河東之士以元友直為諸道句勘兩稅錢帛使

三千鎮夏州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

藩鎮州縣聚斂權率以為軍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

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川

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

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  
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乃  
以友直充使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初河隴既沒  
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於度  
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

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容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諫神

**募戍卒屯田京西**

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今粟斗直錢百五十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緡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

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

**張延賞卒**

○八月朔日食

○柳渾罷為左散

**騎常侍**

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矣渾曰為吾謝張公

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縕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

**幽部**

**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

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

通鑑綱目卷之三

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  
 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猶疑之何有今  
 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  
 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  
 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  
 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  
 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  
 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死為嗣臣未得知得歆其祀  
 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  
 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國者且  
 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  
 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  
 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  
 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  
 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  
 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鞠之承乾顯白然  
 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  
 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  
 然則願陛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

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  
 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究  
 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  
 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  
 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  
 以妻母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  
 鼎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  
 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  
 對曰天子所以責歸於臣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  
 罪大矣上曰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抽笏叩頭而臣  
 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而  
 當自審思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語子弟曰樹功於  
 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語子弟曰樹功於  
 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泌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  
 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  
 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涕曰非  
 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自今  
 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  
 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范



氏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  
 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以為天子以  
 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九月吐蕃寇隴州吐  
 子為已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帥羌渾之眾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虜大掠  
 驅丁壯萬餘口而去未幾復至隴州州兵擊却之  
 回紇求和親許之  
 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  
 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  
 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  
 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  
 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  
 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為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  
 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耻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  
 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  
 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  
 於陛下又何怨邪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  
 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已但不能負少華輩  
 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

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  
 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  
 豺狼不得不過為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  
 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  
 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  
 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  
 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  
 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為可  
 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於  
 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  
 則屈已為是乎不屈已為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  
 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為如何皆對曰  
 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  
 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  
 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  
 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為可怨耳上曰朕與  
 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  
 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  
 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  
 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

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疆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吐蕃陷連雲堡涇西特連雲為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絕常苦乏食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李軟奴等作亂伏誅妖僧李軟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驚仆曰晟族滅矣李必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干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必乃密奏六獄一起所引必多聞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游裴之子也亡祇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皆腰斬而朝臣無連及者十二月韓遊瓌入朝遊瓌以欽緒誅委軍入謝上遣使止之至是入朝車中以爲必不返餞送甚薄遊瓌見上

盛陳柔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軍中憂懼者眾遊瓌忌都虞候范希朝得衆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真神策軍遊瓌帥眾築豐義城二版而潰大稔詔和糴粟麥上畋於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推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司馬公曰甚矣德宗之難寤也既聞先奇之言則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民增賦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敦誠信辨忠邪恤困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辰戊

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為涇原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

節度使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二月以諸道稅外錢

尚符考故堂

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

二月

帛輸大盈庫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

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

降勅折稅不使奸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

宣索仍勅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司馬公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乃

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

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辟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詔

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蕃

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徒

體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詔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

可也上從之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

左右羽林

龍威神武神策

雲南遣使入見○吐蕃寇涇邠寧慶

鄜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

州無敢與戰者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城夏縣人

吐蕃大掠而去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韓遊聞隱居柳谷 張獻甫代之未至遊瓌輕騎歸朝戊卒

裴滿等憚獻甫之嚴帥眾作亂奏請范希朝為節度使

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覷安反及也上

嘉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 罷句檢諸道稅外

物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

寤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 冬十月

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

道行書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三

召

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仍請改為回鶻許之吐蕃寇西川韋臯遣兵拒擊破之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

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韋臯乃為書遣雲南王叙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以塞其趣蜀之路雲南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勢始弱矣臯遣兵拒擊破之於清溪關外十一月冊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歸之

○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

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其下畏而悅

之橫海節度使程口華卒子懷直自知留後

五年春二月以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

州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徐仲為景州刺史以董晉竇參同平章

事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

忠清疆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

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

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

曰揚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為不足與言以是交不

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

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

無所用矣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

上因復言虛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彼朕言當卿常有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

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卿也范氏

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盡則至

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

道行若女室

道蓋綱目卷四十一

三

走不居荷宜  
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順受其正者人  
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牆之  
下立巖牆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  
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  
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  
兵不暴斂不相廬祀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  
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夫豈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  
省已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口以為命宜其德之不  
建政之不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既而泌薦竇  
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  
為不可必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馬果峭  
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  
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  
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  
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  
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胡氏曰李鄴侯知慮過  
人而以竇董自代豈固擇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  
不知也嘗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  
舍贄而引參何也曾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  
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以謀議於君

午庚

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  
議安知所行者何事邪是直大言以蓋其循默充位  
之咎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略而有謀  
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冬十月韋臯遣將擊吐蕃復雋州○十

二月回鶻天親可汗死遣使立其子為忠貞可汗○

吐蕃寇北庭回鶻救之北庭地近回鶻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回鶻數

侵掠之至是吐蕃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回鶻忠貞可汗之弟

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竅為可

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

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先據高坐  
梅錄俯俛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  
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吐蕃陷安西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北庭沙陀

道行宮收堂  
道行宮收堂  
道行宮收堂

走凡居者皆降於吐蕃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庚辛

七年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詔六軍與百

姓訟者府縣毋得笞辱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興元元從

奉天定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答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毋得笞辱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卒以其

子昇雲為留後○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

職贄參惡之也胡氏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吐蕃寇靈州回鶻擊敗之九月遣使來獻俘

○以吳湊為陝虢觀察使

福建觀察使吳湊治有聲病風上召至京師知參之誣由是始惡

申壬

八年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

玄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玄佐

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及卒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遣使問以吳湊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湊行至汜水玄佐之樞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俟新使將士怒擁玄佐之子士寧為留後劫孟介以請於朝上問宰相贄參曰不許則汴人將合於李納矣上乃許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贄參為郴州

別駕

贄參陰狡而復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

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頗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以趙憬

通存居於堂

通監綱目卷四

三

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

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最并以升黜  
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  
贄奏可者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勅命之蓋宰相商  
議奏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  
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  
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  
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  
闕敗而議者遠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  
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  
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辨詰使枉  
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  
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  
今之宰相則徃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  
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  
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  
庶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  
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才貴廣

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  
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諷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  
之用然則則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而陛下慎  
簡之規則太精而易矣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胡氏曰  
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  
於讒言贄雖再三辨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  
職也南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既  
而嶺南奏近日海舶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收市  
乞命使與俱上欲從之贄曰遠國商販唯利是求  
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携失所曾不內訟更募  
二心况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子  
必嶺南而絕安南平盧節度使李納卒軍中推其  
重中使以輕外使乎

後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

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  
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  
聖鑒上不從胡氏曰德宗與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讒  
好佞而悅欺多疑而信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

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如陰  
日陽道將利不可遇矣論之詳去之九猶不行焉  
奉身而可也而費猶天下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  
隱忍以居位乎人之矣  
八月遣使宣撫諸道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  
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後  
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  
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  
乏用乎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息  
師舍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讐敵  
穆公猶救其饑而况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  
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言胡  
氏曰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  
爭功利者幸用之終亦自蹈其患則未有知反其失  
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  
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  
也敬與之學其真沫泗之徒與  
韋臯攻吐蕃維州  
其大將○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陸贄

言於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  
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認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  
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  
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  
中國眾寡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  
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衆合并而我之  
部分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  
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  
悅慕而有司競為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  
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  
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  
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者也舊制  
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  
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  
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畿內和糴為易臣以為  
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  
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  
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  
糴而無米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  
言



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餽  
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  
一餒彼八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  
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  
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  
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  
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  
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  
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  
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糶米  
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  
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  
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錢餽直並委轉運  
使折市綾絹絕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  
策邊備  
浸充  
冬十一月朔日食○貶姜公輔為吉州別駕  
姜公輔久不遷官請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  
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故公  
輔不敗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使  
責參胡氏曰公輔之眷眷於遷秩陋矣至於黃冠之

請躁動雙鬢所以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  
可不知道不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  
能屈之雖欲不如也十二月以柏良器為右領軍神策  
是蓋莫能自免也  
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  
場惡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癸酉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  
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

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  
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  
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  
私賣胡氏曰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  
滂稅茶則悉矣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  
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息盜奪止獄訟佐國用  
其利亦大矣張滂  
王涯豈足效哉  
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賜

名茂昭○城鹽州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  
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

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  
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

銀夏河三月貶竇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初竇參惡李巽出為

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綰五十

匹異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

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之貪縱天下共

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

乃更貶參驩州司馬又命理其親黨贄曰罪有首從

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上從之既又欲

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贄曰若簿錄其家

所犯皆須結正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若簿錄其家

恐以財傷義時官官恨參尤深誘毀不已竟賜死於

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胡氏曰世傳陸

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恠此以小人

腹度君子之心者也以其言觀之有是邪孔子有言

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報德以直報怨贄於參非

以德報怨也何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

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

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乎

夏五月以趙

憚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自

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憚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

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

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

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

贊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憚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

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

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爵人於朝

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觀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

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諸訴之事多非信實

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

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

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

矯誣傷善售茲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

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

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

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

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

乎至是憬反疑贄排已置之門下由是與贄有隙

韋臯遣兵攻吐蕃拔五十柵○董晉罷○雲南王異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道子

牟尋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臯復遣雲南

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

異牟尋遣使詣臯上表請棄吐蕃歸唐臯遣其使者

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臯遣使慰撫之胡氏曰

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

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稀為邊患然唐室

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為強於

非我族類者畫郊圻固封守來則不拒秋七月詔宰

不來不疆然後不召患於藩籬之外矣

相迭秉筆以處政事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

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之置欠負耗騰染練庫

裴廷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買錢

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

負者貧人無可償抽買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

藏正物廷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

為能富國而寵之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

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取常賦支用未

盡者充美餘以為已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

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

武王李晟卒

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

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冬十二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

使劉士寧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

親兵詐之曰勅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

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

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疆弱之幾不可

不審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復奏曰萬榮鄙躁殊異

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范氏曰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偃天子乎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十年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來降○雲南擊吐蕃大

破之遣使來獻捷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并柯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獻款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二月以劉潼為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

秦州刺史初劉怱卒劉濟在莫州其母弟瀛以父命召濟而以軍府授之濟以瀛為瀛州刺史

許他日代已既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瀛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防秋濟怒擊瀛破之瀛遂將所部請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以為秦州刺史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瀛親視之死以李復為義成節度使復辟盧坦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

坦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

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

抱真卒李抱真卒其子緘秘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已都虞候王延貴素以義勇聞上

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

延貴守進至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令王延貴

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

廷不許緘掌事諸君意如何莫對緘乃發喪守進召

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緘赴東都遣使立異牟尋為

南詔雲南王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

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為冊使賜以銀窠金印

道守居文堂

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器  
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  
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冬十二月陸  
贄罷為太子賓客

陸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  
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  
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夫關中戍卒不  
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  
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  
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  
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賞使忘身效節者  
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  
獲謂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感國者  
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為智能可謂課責虧  
度矣虜每入寇將帥虛張賊勢唯務徵發益師無裨  
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間井  
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為  
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自頃分  
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  
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

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  
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  
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於應敵而衣糧  
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隸神策其於廩賜  
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於不均矣自頃邊軍  
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如風颺驛書上聞  
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  
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於  
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  
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  
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  
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  
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  
隨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  
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  
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  
盡用心甚重之范氏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  
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且  
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  
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

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帥也。○贊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贊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其貶黜便謂茲兇恒處防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念亂或起于茲矣。○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贊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與同之趣是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亦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

當不恕其所不能則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贊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插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為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稽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流寓屏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為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綰調出繒繡布帛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

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  
 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  
 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納布帛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  
 賤減貴酌取其中摠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  
 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關田為課績曰長人者罕能  
 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  
 萃逋逃者又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  
 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  
 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  
 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十分減  
 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  
 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  
 促日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  
 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  
 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耐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併之家私  
 歛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范  
 氏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積於  
 府庫不為利也蓋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  
 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則上下

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  
 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無則  
 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  
 輕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  
 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疇抽空由取其所無故也為  
 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裴延齡  
 以官吏太多自今缺負請勿復補而收其俸以實府  
 庫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有木數千株皆可八  
 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  
 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  
 何從得之又奏檢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  
 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  
 華抗表解皆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  
 由是忝為詭譎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其  
 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之莫敢言惟  
 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錡以職事相關  
 時證其妄而費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  
 待延齡益厚費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力爭之  
 所親或規其太銳費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費於上趙憬密以贊所譏彈延

直贊贊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  
憬默而無言遂罷贊為太子賓客范氏曰延齡之親  
寵陸贊之廢黜趙憬實為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  
之以春秋之法  
憬其為誅首與

亥乙

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贊為忠州別駕

張滂李錡黨於

汪贊會早延齡奏言贊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  
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  
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  
意延齡言為信遠還宮貶贊為忠州別駕充滂錡皆  
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  
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  
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  
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  
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贊等坐貶上怒未  
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  
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郾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  
姦佞贊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

宰相論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趣大  
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  
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垂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  
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李繁者  
泌之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  
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請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  
不之省范氏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贊若  
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為者也遇  
裴延齡為相救陸贊將死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自古  
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  
不成人之美亦甚哉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  
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  
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遏邪佞  
必以其微陸相見踈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積毫釐  
不伐至用斧柯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  
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  
物天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  
言逐城而後行之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  
踈野之態爾雖然讜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  
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



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五月以

李說為河東留後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

說深德定遠為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

定遠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令茵說奏其狀定遠請說

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給之曰有勅以李景略為

留後諸軍皆遷官大將馬良輔覺之麾眾不受定遠

走踰城回鶻奉誠可汗死遣使立懷信可汗回鶻奉誠可汗

死無子其相骨咄祿辨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典兵馬

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立以為可汗使來告喪

遣使冊立之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八月

司徒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冬十月橫海軍亂逐

其節度使程懷直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出門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為留後

十二年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

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欲以悅其意也

三月以李齊運為禮部尚書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

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之夏四月魏博節度使

田緒卒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以韋

渠牟為右補闕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

韋渠牟朝談辯給上悅之旬日遷右補闕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為護軍

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

學士鄭綱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

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

觀時中人不適負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

噍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

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綱曰宰相不能  
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  
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胡氏曰  
人心雖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  
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信竇霍而惜白麻谷大臣之  
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乘其明而  
啓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終蔽哉陸  
贄李泌為議論之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弼諧之地  
皆不聞諫止安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初上以奉天  
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  
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  
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  
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  
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  
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  
綬始范氏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啓  
霸蓋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  
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  
惟貨之求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秋七月宣武軍亂

### 以董晉為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

榮子廼為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

軍士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為行軍司馬

沐懼陽中風昇出軍士欲斫守進止之遂殺大將

數人都虞候鄧惟恭執廼送京師詔以晉為宣武節

度使萬榮卒惟恭遂權軍事不遣人迎董晉晉受詔

即與謙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

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

入仍委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

李萬榮登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  
之士幕於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晉至悉罷之詔惟  
恭等各遷官賜錢惟恭謀作八月朔日食○以陸長  
源為宣武行軍司馬朝議以董晉柔仁恐不能集事  
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趙憬卒○九月以李景  
略為豐州都防禦使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  
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

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  
 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退景略叱之梅錄識其  
 屬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遂就下坐坐中皆  
 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塲  
 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  
 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裴延齡卒**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冬十月以**

**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

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范氏曰延齡既死而德宗猶

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  
 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  
 如好佞者十一月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上自陸贄  
 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  
 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  
 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詭  
 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  
 神恍惚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  
 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

次遷擢率皆庸鄙之七

**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

道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

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  
 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曷城鹽州用兵七萬今  
 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  
 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眾不減上萬不敢輕來  
 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  
 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  
 踰月始至虜亦集眾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  
 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三月三  
 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以  
 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

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

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  
 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盈珍  
 與南仲有隙幕府吐蕃贊著乞立贊死煎立秋七  
 多以罪貶有死者

月起復張茂宗為左衛軍尚公主

張茂宗茂昭之弟也許尚義章公主

未成昏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艾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

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

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范氏曰德宗

卽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慝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比苟欲拒諫

不亦惑乎九月盧邁罷○冬十月吳少誠開刀溝吳少誠

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

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各為宮市其實奪之

庚戌

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八月初置神策統軍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九月以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誠叛侵壽

州○貶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

郊外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

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載

趙府學敬堂  
通鑑綱目卷五  
平

月起復張茂宗為左衛軍尚公主

張茂宗茂昭之弟也許尚義章公主

未成昏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艾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

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

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

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

婦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范氏曰德宗

卽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

巷鄙慝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比苟欲拒諫

不亦感乎九月盧邁罷○冬十月吳少誠開刀溝吳少誠

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

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

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服何十二月以宦

者為宮市使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

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

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各為宮市其實奪之

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

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

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

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

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

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

庚戌

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八

月初置神策統軍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

請遙隸神策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九月以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誠叛侵壽

州○貶陽城為道州刺史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

郊外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

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

趙府君敬堂

通鑑綱目卷五

年

妻子行中道逸去

鄂巴

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効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越邪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又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之以李錡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以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齊運受李錡賂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是悅之錡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布衣崔善貞請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錡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力善射者謂之挽疆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他卒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守約等皆去之范氏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朝廷役

諫者非錡殺告者也三月吳少誠寇唐州○秋八月以上官沅

為陳許節度使

吳少誠遣兵掠臨潁沅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

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破之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少城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劉準卒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少誠遣使與逸準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玄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唱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譴呼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於城郭者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於小澗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三十一

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辰庚

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討竇文場愛之薦於上使統諸軍夏四月姚南仲入

朝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

小吏程務盈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治追及於長樂驛

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遂自殺驛

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

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

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

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

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

贊之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范氏曰德宗之心常與宦者為一故雖妄言必聽之

陳韋臣而外之故雖有實言而又殺身以明之亦不

信也是以其害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膏盲之疾蠹深

則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可不

為深戒哉五月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澱南大潰

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

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久屯沮如之地天暑

病疫全義不存無人有大潰退保五樓于頓奏貶元洪

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于頓奏貶元洪

為吉州長史志証鄧州刺史元洪賊罪上為之流端州頓復表洪

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

貶之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

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

之剛夫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

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血氣之剛也其靜也

正其動也健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挫也志氣之

剛不可挫也不度可而為不慮後而發匹夫之勇也

居之以德行之以義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怯也

天下之勇不可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  
 養也德宗初欲有為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易  
 則其屈必深其發輕則其挫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  
 此之甚也胡氏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已衆人喜  
 怒在已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流四凶  
 若持衡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  
 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已故忠賢則  
 惡忌疎斥之跋扈則畏下撫綏之宜剛而柔宜怯而  
 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而  
 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徐

**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

夏卿為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卒軍士為變劫建封  
子情令知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

聞之以李鄜為宣慰使鄜至召將士宣  
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復其位  
**永州刺史陽**

**復免**  
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履賊賄三司鞫之對曰

所斂物已市馬進之矣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

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  
馬有誅故不知其齒上悅其進奉之言免官而已

**張愔為徐州團練使**

張愔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加淮

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  
除愔團練使後各其軍曰武寧以愔為節度使

**李藩為秘書郎**

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

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  
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

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  
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請長安望

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秘書郎胡  
氏曰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

失亂者何也  
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已不涉已者亦

然李藩從下士來未有向背德宗視之猶日方中也  
使虛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中不遠矣然

非格物致知何以啓進此之途非彊恕求仁何以克  
安此之居故自天子至於匹夫  
**秋七月吳少誠襲韓**

**全義於五樓全義大敗走保陳州**  
**○九月以李元素**



為義成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盧羣卒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

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貶鄭餘慶為

郴州司馬

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素善頔所奏事以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貶之

齊抗同平章事○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吳少誠引

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以剪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

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

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

詔赦少誠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謝

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

以鄭儋為河東節度使

上擇可以代儋者以器授嘗以幕僚進奉記甘

名即用於河東行軍司馬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七

書